

《扫松下书》（一名：《视坟问路》）

主要角色

张广才：老生

李旺：丑

情节

考高东嘉《琵琶记》传奇，蔡伯喈与赵五娘结婚，只有二月，迫于父母之命，进京应试。适值牛相府选婿，逐入赘焉。家中老亲幼妻，居贱食贫，无如叠遭荒歉，度日艰难。赵五娘克遵妇道，孝敬翁姑，无微不至。虽典尽衣服钗环而无怨。堂上则奉以粱肉，己则厌以糟糠。及翁姑先后病歿，家无长物，不值一钱，售去一缕青丝，为饰终之典。昆班中有《剪发卖发》之剧，即指此也。蔡伯喈在京，已状元及第，荣华富贵，萃于一身，于是思念父母，遣家丁李旺回乡接取家属。李旺不识蔡姓住址，途遇一老者，策杖扫坟，上前探问。盖老者即蔡姓比邻张太公，名广才，素来怜恤赵五娘，仁至义尽者。赵五娘自安葬翁姑后，易女道士装束，携琵琶求乞到京，为寻夫记，将翁姑之坟，托张太公照管。故张太公在此打扫，与李旺在坟前聚谈。张太公历述蔡伯喈进京，蔡老夫妇如何思子，赵五娘如何受苦。李旺历述伯喈在京，相府如何招亲，官职如何贵显，两人互相感慨唏嘘。张太公嘱李旺回京复命，沿途留心赵五娘之踪迹焉。

注释

此剧情节，即《琵琶记·张公遇使》一段，剧本中曲调，皆胎息于此。近时昆腔，渐渐淘汰，几成广陵绝响。而于京腔中演之，亦觉耳目一新，所以为观剧者之欢迎也。

根据《戏考》第十五册整理

（张广才上。）

张广才（虞美人） 青山今古何时了，
断送人多少？
孤坟谁与扫荒苔，
邻家阴风吹送纸钱来。

（张广才嗽。）

张广才（白） 老汉张广才。曾受赵五娘之托，叫我看守她公婆的坟墓。这几日有些小事，不曾去得，今日闲暇无事，不免走走。正是：
（念） 冥冥长夜不知晓，寂寂空山几度秋。泉下长眠人未醒，悲风潇飒起松楸。
（步步娇） 只见黄叶飘飘把坟头覆，
（白） 吓，捉捉捉捉，哈哈哈哈哈。
（步步娇） 我厮赶皆狐兔。
（白） 吓，哪个不积善的，把这些树木，都砍坏了，既不然哪。
（步步娇） 为甚松楸渐渐疏，
（白） 吓，甚么东西，把我绊上一交，待我拾起来看。
呀！
（步步娇） 原来是苔把砖封，笋把泥迸。
（白） 吓，老哥，老嫂，小弟封揖了。自古道，未归三尺土，难保百年身。你如今已归三尺土了，吓。
（步步娇） 只怕你难保百年坟，
（白） 老汉在一日，与你看管一日，倘我不幸哪——
（步步娇） 有谁来添上三尺土。

（李旺上。）

李旺（白） 趱路吓！
（步步娇） 渡水登山多辛苦，
来到这荒村坞。
遥望一老夫，
试问他家住在此所。

趑步向前行，
 原来是所荒坟墓。
 (白) 来此已是三叉路口，不知往哪条路走？
 (张广才嗽。)
 李旺 (白) 那边有位老公，不免上前问上一声。
 喂，老公公。
 张广才 (白) 吓。
 李旺 (白) 耳背么，待我这边来。
 喂，老公公。
 张广才 (白) 呵呀呀，原来是位小哥。
 李旺 (白) 老公公。
 张广才 (白) 到此何干？
 李旺 (白) 咱是问路的。
 张广才 (白) 你往哪里去？
 李旺 (白) 咱要到陈留郡，不知打从哪条路上去？
 张广才 (白) 这里就是陈留郡了。
 李旺 (白) 怎么，这就是陈留郡了么？呵呀呀，谢天谢地，原来也有到的日子。
 吓，老公公，再问一声。
 张广才 (白) 又问什么？
 李旺 (白) 这里有个蔡家府，住在哪里？
 张广才 (白) 这里只有蔡家庄，没有什么蔡家府。
 李旺 (白) 你有所不知，你这里个人儿，是俺家爷。在京做了大大的官，就是庄，也该称作府了。
 张广才 (白) 但不知你家老爷，叫什么名字，你说得明白，我指引得明白。
 李旺 (白) 嘿，俺家爷的名字，有谁敢道。
 张广才 (白) 为何？
 李旺 (白) 老公公有所不知，前日京师里有一个人，叫了俺家爷的名字，拿去就杀了，又问了他三年的徒罪。
 张广才 (白) 人死了，就罢了，又问什么徒罪？
 李旺 (白) 俺家爷，所谓是死业不饶人吓，哈哈。
 张广才 (白) 哈哈哈哈哈，小哥，京中来往人多，或者叫不得，哪哪哪，这里荒僻无人来往，但说何妨。
 李旺 (白) 如此说叫得的？
 张广才 (白) 叫得的。
 李旺 (白) 附耳过来，俺家爷叫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吓？
 李旺 (白) 俺家爷叫蔡伯喈。
 张广才 (白) 噯！
 (风入松) 不须提起蔡伯喈，
 李旺 (白) 为什么嚷起来了？
 张广才 (风入松) 说着他们——
 (白) 咳，
 (风入松) 忒歹。
 李旺 (白) 他做官有几年了？
 张广才 (风入松) 他去做官有六七载，
 李旺 (白) 不错有六七年了。
 张广才 (风入松) 撇父母抛妻不睬。
 李旺 (白) 如今两个老人家在哪里？
 张广才 (风入松) 吓，哈，兀的这砖头土堆，
 李旺 (白) 是什么在里头？
 张广才 (白) 小哥吓。
 (风入松) 是他双亲丧葬在此中埋。
 李旺 (白) 原来两个老人家都死了，害什么病死的？

张广才 (白) 小哥吓。
(风入松) 一从别过遇荒灾，
更无人依赖。
亏他媳妇相看待，
把衣服和钗梳多解。

李旺 (白) 钗梳首饰，解当也有尽期的。

张广才 (白) 便是她解当来，买米做饭与公婆吃，你道她自己吃的什么？

李旺 (白) 不过吃饭罢了。

张广才 (白) 暖，说也可怜。
(风入松) 她背地里把糟糠自捱，

李旺 (白) 吃糠，咳，可怜。

张广才 (风入松) 公婆的反猜疑。

李旺 (白) 敢是二位老人家，道她背地里吃些好东西？

张广才 (白) 便是。

李旺 (白) 以后呢？

张广才 (白) 以后呵。
(急三枪) 她公婆的亲看见，双双死，无钱送，
只得剪头发卖了，去买棺材。

李旺 (白) 老公公你讲了半天的话，这句就撒谎了。那头发能值几何，断送两个老人家，
又起造这所大坟墓了么？

张广才 (白) 有个缘故。

李旺 (白) 有什么缘故呢？

张广才 (急三枪) 她去空山里用裙包土，
血流指感得神明，助与她筑坟墓。

李旺 (白) 吓，孝感动天了，如今小夫人在哪里？

张广才 (白) 小夫人么？
(风入松) 如今已往帝都来，

李旺 (白) 这许多的路程，哪里来的盘费呢？

张广才 (白) 小哥，说来连你也要惨伤的。

李旺 (白) 怎么样呢？

张广才 (风入松) 肩背着琵琶做乞丐。

李旺 (白) 做乞丐，可怜。老公公，俺家爷，差我来请太老爷、太奶奶和小夫人到京。如
今两个老人家都死了，小夫人又往京中去，叫我怎生回复俺家爷？

张广才 (白) 小哥，你原是一场苦差。

李旺 (白) 是苦差吓。

张广才 (白) 也罢，你对坟墓跪了，我叫你也叫。

李旺 (白) 老公公叫，我也叫。

张广才 (白) 正是。
吓老哥。

李旺 (白) 老哥。

张广才 (白) 呀呀呀，你该称太老爷才是。

李旺 (白) 不错，太老爷。

张广才 (白) 老嫂。

李旺 (白) 太奶奶。如何？

张广才 (白) 你儿子在京做了大大的官。

李旺 (白) 你儿子在京做了大大的官。

张广才 (白) 今差这个——

李旺 (白) 今差这个——

张广才 (白) 你叫什么名字吓？

李旺 (白) 你叫什么名字吓？

张广才 (白) 我来问你吓。

李旺 (白) 吓，老公公，问我？小子叫李旺，表字与之，小名叫阿狗。

张广才 (白) 谁问你的表号。

李旺 (白) 我也要表他这么一表。

张广才 (白) 今差李旺前来。

李旺 (白) 今差李旺前来。

张广才 (白) 接你们到京。

李旺 (白) 接你们到京。

张广才 (白) 享荣华，受富贵。

李旺 (白) 享荣华，受富贵。

张广才 (白) 你去也不去？

李旺 (白) 你去也不去？

张广才 (白) 呀呀呀呸！
(风入松) 叫他不应该魂何在？

李旺 (白) 捣你娘的鬼。

张广才 (风入松) 空叫我泪珠迎腮。

李旺 (白) 老公公，我回去禀知俺家爷，多多追荐那两个老人家，就是了。

张广才 (白) 你家老爷，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
(风入松) 三不孝逆天罪大，
空设醮枉修斋。
(白) 小哥！
(急三枪) 你如今急忙去到京台，
说老汉道蔡伯喈——

李旺 (白) 道些什么？

张广才 (白) 哪！
(急三枪) 拜别人做爹娘好好美哉，
亲爹娘死不值得拜一拜。

李旺 (白) 老公公，有所不知，俺家爷在京里，他辞官，官里不从；辞婚，牛太师不允，
叫他也是出于无奈吓。

张广才 (风入松) 原来也是出无奈，

李旺 (白) 出于无奈吓。

张广才 (白) 小哥，今日在此，和你相会。
(风入松) 好一似鬼使神差。

李旺 (白) 好个鬼使神差。

张广才 (白) 小哥，你家老爷，当场原是不肯去赴选的吓。

李旺 (白) 哪个狗娘养的，叫他去的么？

张广才 (白) 小哥不要骂，就是老汉，再三撺掇他去的。

李旺 (白) 就是老公公，小子失言了。

生 (风入松) 三不从把他厮禁害，
三不孝亦非罪大。

李旺 (白) 老公公。
(风入松) 这是他爹娘福薄命乖。

张广才 (风入松) 想人生里都是命安排。
(念) 双亲死了两无依。

李旺 (白) 叫俺家爷连夜回来就是了。

张广才 (念) 今日回来也是迟。

李旺 (念) 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
(白) 老公公，小子告辞了。

张广才 (白) 小哥，往哪里去？

李旺 (白) 吓，前面找个饭铺子，安宿一宵，明日早行。

张广才 (白) 你看天色已晚，就到老汉家，权住一宵，明日再行如何？

李旺 (白) 怎好打搅，老公公。

张广才 (白) 好说。

李旺 (白) 老公公，讲了半日的话，没有请问尊姓大名？

张广才 (白) 老汉么，就是你家老爷比邻，张广才、张太公，就是老汉。

李旺 (白) 暖呀，张广才、张太公，就是你老人家？

张广才 (白) 正是。
李旺 (白) 啊呀啊呀，小子有眼不识，待小子这里叩头。
张广才 (白) 不消。
李旺 (白) 俺家爷在京时，时刻想念，你老人家。
张广才 (白) 他也想念我？
李旺 (白) 想念得了不得。
张广才 (白) 怎样想念呢？
李旺 (白) 吃饭也是张太公，喝茶也是张太公。有一日在毛厮上登东，老爷叫李旺，拿张粗纸来，只见老爷涨红了脸，说唔啊呀，我那张洞公吓，哈哈。

(张广才、李旺同笑。)

张广才 (白) 这叫背后思君子。
李旺 (白) 方知是好人。
张广才 (白) 小哥请。
李旺 (白) 老公公，府上在哪里？
张广才 (白) 就在前面。
李旺 (白) 如此老公公请。
张广才 (白) 小哥请。
李旺 (白) 哈哈，难得有这样好人。

(张广才、李旺同下。)

(完)